

徵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鑒，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生活的詩意

卓慧瑕

詩一樣的感受，是從樸實思想里長出來的東西，於日月更替中，東昇西沉的永遠是同一個太陽。羅盤的指針不能指向正確的方向，是因為它旁邊有另一種磁力。

從書頁之間汲取的東西，歸根到底，只有在實踐中運用得上的那部分才記得住。我們身上有什麼真正的好東西？無非是一種要把外界資源收進來、為自己高尚目的服務的能力和願望。聰明人把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專心致志於自己的至愛。我們周圍有光也有色，但我們的眼睛裡如果沒有光和色，就看不到外面的光和色了。

一個人犯了錯誤，可以把它改正過來。很多人一起犯錯誤，就很難糾正，因為人多意見也就多了。跟那些和自己性格相悖的人打交道，融入他們中間，才能激發自己性格中一切不同的方面，並使其得以發展完成，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將自己打磨成熟。

俗套的存在，總是因為想把工作做完，對工作本身並沒有興趣。一個人的才能，只有在工作過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樂才能得以發揮。

再怎麼傾心於文字的人，一旦有了世俗的目標和傾向，就

決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如果能每天都抓住現實生活，並經常以清新的心境處理呈現在眼前的事物，總可以寫出些好作品來，即使偶爾不成功，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最大的天才，如果單憑內在因素去應付一切，也絕不會有多大成就。事實上，許多本來高明的人，卻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醉心於獨創性這種空想，在昏暗中摸索，虛度了最美好的光陰。一個作家如果想寫出明白的作品，首先就要心裡明白，如果想寫出雄偉的風格，首先要由雄偉的人格。

站得高，才能看得遠，才能俯瞰情節發展的始終，才能將自己置於更為有利的地位。

鑒賞力是靠觀賞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看最好的作品，才能打下牢固的鑒賞基礎，才會擁有衡量其他作品的標準，給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藝術要通過完整體向世界說話，但這種完整體不是在自然中能找到的，而是貫穿於一個人心智形成的始終。

不要說現實生活沒有詩意。詩人的本領，在於有足夠的智慧，能從慣常事物中找到引人入勝的一面。詩的題材是廣泛的，詩人只有獲取了多方面的知識，才懂得該如何處理和如何表達。詩人通過現實生活獲取作詩的動機，這是詩的核心所在。據此熔鑄成一個優美、生氣灌注的整體，詩人才會擁有一個精妙絕倫的世界。

流入心田的旋律

何婉萍

我非常喜歡聽音樂，閉上雙眼，我跟著旋律哼唱起來，曲終，眼皮卻像對難撬開的貝殼，掙扎幾下才依依不捨地離開美妙旋律。

音樂總有著無窮的魅力。在觀看鋼琴巨匠魯賓斯坦演奏時，肖邦《夜曲》中忽快忽慢的鋼琴聲，猶如被天使深深地親吻過。隨著魯賓斯坦手指紛飛，美妙的旋律迴響在每位聽眾心間。彷彿一轉眼，煩悶的心緒便都被吹散，只剩內心如湖水那般平靜。

音樂不僅能讓人放鬆，給人愉悅與舒暢，還能帶來愛的表達和力量。鋼琴家段召旭曾提到，他在便利店聽到門德爾松的《春》時，猶如身旁的有條清澈水流的小溪，溪水緩慢地流入初春的稻田；在婚禮上聽到埃爾加《愛的致意》，彷彿他正和愛人坐在華麗神聖的教堂裡喃喃私語表達此刻的感動。我很喜歡《肖申克的救贖》的一幕：當監獄廣播裡莫扎特《費加羅的婚禮》一響，主角安迪放鬆了那緊皺的眉頭，嘴角上揚望向遠處，好像在綠草如茵，野花盛開的原野上自由的奔放，連那些早已習慣了絕望的囚犯臉上，也跟著音樂的節奏站立起來。此刻的我的內心被激起對未來美麗人生的憧憬。

最近觀看的綜藝節目中，一位歌手自行作曲李白的《將進酒》。在歌曲演唱前段，吉他演奏類似古琴韻味的旋律，讓我回想起電影《長安三萬里》李白作詩的片段：他與岑夫子、丹丘生在野外燃起一堆篝火，面向黃河，提酒吟詩。吉他在佈滿朦朧霧氣的舞台上，身穿白色山水畫外袍位居中間，高抬右手，像是在與詩仙舉杯暢飲，對酒當歌。

我也不由地跟著舉起手中茶杯與之隔空乾杯，共享歡樂。當另一位歌手豪邁激昂朗誦時，到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詮釋了詩仙雖在失意之時卻仍能瀟灑自信。我被那情緒打動，原來人生任何時候都應擁有重頭再來的勇氣，無需懼怕失敗。

難以入睡的夜晚，我常會播放一首舒緩柔和的輕音樂。閉上雙眼，身心完全投入於悠遠而空靈的樂曲之中，彷彿在這都市繁華中找到了心靈深處的一片淨土。琴音傳遞出的寧靜與自由，引領我回望來路，也告訴我面對複雜的生活，要學會從容。

又到一年麥熟季

楊瑞芳

「江南五月桐蔭稠，拾卻麥穗春事收。」又是一年麥熟季，又是一年豐收忙……我出生在故鄉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作為他們的後代，對農民在收穫季節的期盼是刻骨銘心的。尤其是一年一度的麥收時節，收麥的經歷和場景更是永生難忘。

諺語云：「麥老要搶，稻老要養。」在故鄉「三夏」農忙時節，晨曦微露，東方漸現魚肚色，我們姐妹兩個和左鄰右舍的小夥伴們便結伴走出村莊，奔向田野。

金浪翻滾的麥子一望無垠，布谷鳥在田野上空的鳴叫聲不絕于耳，催促著人們搶收成熟的麥子。

在故鄉，麥收講究顆粒歸倉。生產隊先

組織青壯勞力，趕在天晴時搶收小麥，只有等麥地清了茬，隊長才允許老人和孩子去麥地撿拾麥穗。

到了芒種節氣，麥子終於開始收割。人們頭戴草帽，手執鐮刀，站在田頭，望著微風中搖曳的麥子，豐收在望，鄉親們眉開眼笑。

長輩們都說割麥有竅門。父母親在小山村都是割麥高手，只見他們左手攬麥，上身前傾，左右腿成弓步，鐮刀貼緊麥根，右手用力一拉，「嚓」，一排排麥子應聲倒下。接著，雙手抱麥，將根部在地上整齊，然後，放在身後田埂上。再挪步上前，整個過程有條不紊，忙而不亂。

那時候，每到收麥季節，村裡的學校就會放兩周「忙假」。在這特別的假期裡，我們的任務就是「龍口奪食」，拾那些麥田和路上遺落的麥穗。

拾麥穗要等鄉親們把麥子割倒扎捆，裝車拉走後，我們方可進麥地去拾。它是一項細緻活，要眼疾手快。拾的時候手要輕，麥芒像針一樣又尖又細，割過的麥茬像張開的剪刀斜刺著，稍不注意手指、上臂和腳踝處就會被刺破，那種鑽心的疼啊！小夥伴們顧不得這些，心裡只想著麥穗，眼裡只盯著麥穗。六月的田野，驕陽似火。小夥伴們只顧彎腰拾起一個個麥穗，有時候幾個人同時發現一個麥穗，都會爭相跑去搶，這下就看誰

最麻利了。孩子們貪玩是天性，在拾麥穗的過程中，有些男孩會抓到螞蚱、青蛙、蚯蚓故意往女孩身上扔，膽小的女孩被嚇得大喊大叫，膽大的會在地裡撿一塊土疙瘩追著男孩跑，有時會傳來男孩子們被砸中的尖叫聲。麥收時節，鄉親們最怕下雨，到手的莊稼經雨水一泡眼睜睜看著發霉生芽，那期望中的手擀麵、饅頭、餃子、油餅自然沒了著落。在大雨來臨前，人們拼了命也要把割下的麥子搶上場，全家男女老少，能上陣的全上了陣。捆的捆，挑的挑，田地裡、埂埂上號聲震天，到處是匆忙的腳步聲，那激動人心的場景，令人難忘。

麥子收上場，跟進的是脫粒、揚場、曬場、秸稈上堆……整個麥收過程，要忙碌半個月左右才能收場。

上學時，當讀到唐朝李紳《憫農》的詩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幼小的心靈裡，深深懂得農民種糧的來之不易，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我早已將節約變成了一種習慣。不忘記父母勤儉優良的傳統，做到珍惜每一餐飯、節約每一粒糧。

年華隨風而逝。半個世紀過去了，每到麥收時節，兒時小山村鄉親們割麥時的歡快場景，那種樸實善良、任勞任怨、永不言敗、團結協作、奮戰麥場的精神將影響我一生……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與歐洲需正確認識彼此，相向而行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

中新社北京6月23日電 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近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論壇期間，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以「對中歐政經關係的合理認知」為題發言。日前，他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圍繞中歐經貿關係、歐洲人的中國觀等話題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的主題為「中國學和歐洲的中國觀」。在您看來，歐洲人的中國觀是如何塑造的？

崔洪建：歐洲人中國觀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從歷史維度來看，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都是歷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兩大文明的相遇，經歷了曲折而複雜的歷史過程，既有過彼此陌生和相互抵觸的階段，也有過包容互鑒的時期。

傳統深厚的歐洲漢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歐洲人的中國觀，但內容比較複雜，既有歷史上歐洲人對遙遠東方「神秘國度」的好奇和想像，也有在歐洲殖民和宗教擴張背景下形成的對東方大國「落後閉塞」的形象，具有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色彩。顯然，形成於特定歷史時期並源於不對稱交流的歐洲漢學研究，已無法完整認識和理解現代化的中國。可以想見的是，歐洲人的中國觀如果不能擺脫不合時宜的陳舊認識，不能與時俱進並推陳出新，在遭遇現代中國時就難免陷入方枘圓鑿、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境地。也顯然，歐洲人中國觀的更新需要適應並體現時代特徵，更需要在平等交流、深入對話的基礎上去加以實現。

我認為，此次論壇以「中國學」為題而不用歐洲人更熟悉的「漢學」，就是希望通過深入對話交流，幫助歐洲打通歷史和現實維度之間的梗阻，逐步建立起更完整、全面、客觀的中國觀。在這一過程中，保持高頻率、高質量的中歐對話不可或缺。

中新社記者：中歐是推動多極化的兩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兩大市場、倡導多樣性的兩大文明，中歐關係發展變化影響世界，但中歐關係也相對複雜，近來在歐洲內部出現一些對華「去風險」的聲音，同時也有加強中歐對話的呼籲。造成這一複雜情況的原因是什麼？

崔洪建：當前中歐關係呈現出的複雜性與發展的階段性有關，歐洲的對華認知變化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25年將是中國與歐盟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五十週年。近50年來，中歐關係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從建交之初到21世紀初，中歐雙方都將對方視作重要的發展機遇，聚焦於經貿合作。彼時全球化方興未艾，中國改革開放大幕開啟。在歐洲看來，中國是一個有無限潛力的大市場，具備各種優質的生產要素；在中國看來，歐洲是發達國家最集中的地區，既有豐富的工業化、現代化經驗，也有先進的技術和資金。中歐之間在發展上的相互需要，很快形成經濟合作上的優勢互補，雙方均從經濟全球化和雙邊合作中受益。這一合作共贏的相互認知，也成為中歐關係從經濟夥伴提昇為全面戰略夥伴的重要基礎，雙方不僅形成了強大的經濟共生關係，也增進了政治互信、深化了人文交流。

近年來，隨著國際格局和地區形勢的深刻複雜變化，歐洲對華認知受到內外因素影響。一方面，歐洲將外部環境變化解讀為「地緣政治回歸」，歐盟機構和部分國家刻意將中國視為「地緣政治挑戰」；另一方面，近10年來歐洲遭遇民粹政治回潮、經濟復甦乏力、社會矛盾上升等內部挑戰，在面對經濟社會穩定、國際影響力提昇的中國時自信心下降，中國也隨之被塑造成為所謂歐洲的「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在此背景下，一些歐洲人將中歐關係看成所謂的「零和博弈關係」。在他們眼中，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歐洲則是全球化的「失意者」。中國成了一些歐洲政客和輿論轉移內部矛盾的「靶子」。所謂對華「去風險」政策，其實就是歐洲面對內外形勢變化的一種錯誤反應，既違背了中歐關係發展的基本原則和客觀規律，也有意忽視了中歐關係發展的成功經驗。

中新社記者：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中歐之間應如何實現有效對話，增進相互理解？

崔洪建：50年前，中國在歐洲人眼裡更多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大市場，隨著中國迎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巨大變化，不僅在政治上更加自信，在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在國際社會也更具影響力，原有的歐洲中國觀已難以解釋和容納這種變化，歐洲人在面對中國時的心態也變得更微妙和複雜。



但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共同承擔的重大責任面前，中歐需要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不斷克服相互認知中的不適應，盡快形成積極、理性的新認知。雙方不僅要堅持被歷史證明的正確原則和寶貴經驗，包括加強交流、促進合作、妥處分歧、管控競爭等，還要在尊重現實、包容變化的基礎上建立起真正的相互尊重。具體來說，需要通過以下兩個途徑實現上述目標。

一是重啟對話。近年來，經歷疫情衝擊，中歐減少了面對面交流，為一些虛假信息和錯誤認知留下了空間。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中歐需持續保持並提昇各領域、各層級的對話交流，不斷為人員往來、人文交流提供便利條件。

二是重塑認知。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需要與時俱進，根據新的變化重建對彼此的積極認知，同時理性務實有效地管理對彼此的預期。此次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的舉行，其意義就在於推動中歐雙方在歷史、現實與未來交匯處重建積極的相互認知。

中新社記者：經貿關係一直是中歐關係的壓艙石，歐盟委員會日前宣佈擬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稅，是否會影響中歐經貿關係和整體雙邊關係？雙方應如何更好地消弭分歧、合作共贏？

崔洪建：當前，中歐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日均約有25億美元的商品貨物在中歐

間流轉。中歐經貿關係中存在一些摩擦很正常，尤其是在合作日益緊密的當下。

此前，面對類似的經貿摩擦，中歐雙方秉持不因局部問題影響經貿合作大局、以對話協商妥善處理摩擦糾紛的原則，成功避免了雙方經貿摩擦走向所謂「貿易戰」局面。

不過，此次歐盟委員會擬對進口自中國的電動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稅，其對華認知和政策邏輯已發生變化。一方面，中國在綠色產業的技術和產能優勢給歐洲企業帶來了競爭壓力；另一方面，歐洲在政治觀念和經濟政策方面出現了日益強烈的保守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將經貿摩擦上升為所謂的經濟安全與產業安全挑戰。在中方看來，這是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認識，本質上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背離了世界貿易組織倡導的多邊貿易規則。

當前雙方的經貿摩擦還處在第一階段，仍為妥善解決糾紛留有窗口期。中方一方面為避免歐方誤判形勢，提出了相應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積極尋求與歐方的平等對話和磋商，力爭顧全中歐經貿合作的大局。

在距歐方終裁尚餘的幾個月時間裡，需要中歐雙方拿出足夠的勇氣和智慧，讓經貿關係重回對話合作的正軌。尤其是歐方要盡量克服其內部民粹主義或保護主義的思維和邏輯，忠實於自己一直宣稱的自由和公平貿易原則。